宋子大全

續十五

雜著
呈文
序

共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九

雜著

朱子言論同異攷

朱先生與南軒論太極圖中正仁義之說而以中仁為動正義為靜似與周子無欲故靜者有異蓋朱先生以仁義中正自分動靜而周子則以心言故似不同矣愚嘗妄為之說曰心有動靜而惟聖人無欲而主於靜故能周流通貫於中正仁義之動靜矣然則二先生所主而言者雖殊而論其體用則終歸於一致矣如是解釋雖說得行而終覺費力然則愚之所

妄觧者無乃失其本旨耶遂復取朱先生所觧圖說
其曰中也仁也感也正也義也寂也者㝡以心言也
然則二先生所言自是一意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
穿穴此是余之罪也曾以前說語致道則致道以為
然矣然則余之自誤而誤人甚矣今亟書此以質焉
未知致道以為如何
少時讀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每
疑太極之動静已是隂陽何待生之然後乃為隂陽
耶嘗侍文元先生偕李禀問此兩生字以為字看如
何先生沉吟曰不敢如此看自後不敢更為致疑然

殊有不自得之意矣及見朱子畧解去兩生字直曰動而陽靜而陰然後語意卓然無復可疑矣日者奉對時雖說及此而未暇詳爲故敢復奉告以求教也

右權致道全仲和許問目

徽宗正和五年乙未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其註阿骨打曰遼以賓鐵爲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於是國號金右出續綱目

朱子曰初虜入中國問何姓最大中原荅曰以王姓最大虜號王爲完顏遂姓完顏右語類按完顏之號

已見於政和五年之前屬入中國在宣和七年之冬朱子語與續綱目相違未知其故

栗谷別集訂誤

沙溪語錄先師嘗問蓄色與乙巳事晦退恂有其過而先生獨咎晦齋何也先生良久荅曰凡觀人之道當分成德後與未成德前退溪之失在於年少時晦齋則既老而有此失所以不能無别也

此条似起鬧端刪去似當

起禮問觧栗谷曰祭禰恐豐于昵

涪溪記聞栗谷初以生員詣泮宮謁先聖聞道禮

輻為掌令嘗以為沙門不許日至晚榜中皆失色
公神采自若未嘗少變
乙亥蔡振後疏中所誣宗李於此此条刪去似當
畸菴雜錄
此等說話與先生自訟疏相為牴牾殊甚未安葢庶
毋不良之說誠有是事何可違也至於因此而入山
云則非其實事此条不可不刪去
晚退遺事栗谷嘗與或人書曰龜峯来短申應渠
余熟視而不言
所謂或人未知為誰熟視而不言似非栗谷氣象其

所謂或人竊欲詳知

魯西記聞先生與婢僕言隨事諄諄終日不休牛溪嘗見之謂曰叔献何多言如是先生為之媿謝

此條删

高峯家狀先生嘗論一時人才曰李叔献章甫喜事恐難獨任

此條當删

牛溪言行録先生入城日適赴松江懸弧之會及階見紅粉在列語主人曰彼紅粉恐不宜於今日之會也栗谷笑曰混而不緇是亦一道也先生遂陞座

此條刪
曹晃周所記
此與畸翁所記一條一般并當刪去
許錡所記儐接一事至今以諺書翻譯行世
此所謂諺書翻譯者藏于金文敬公側室其側室實
老先生側出也文敬公親授時烈使還以文字翻出
時烈即應命以呈文敬公云當家藏亦示于可示處
然出於余手者一卷書矣今載錄于此者甚略矣
看書雜錄　戊辰正月
朱先生嘗言讀史有不曉處劄出待去問人又曰編

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
兵法有云車載糗粮兵仗以養力也編文字用簿抄
記亦養心之法愚謂不但讀史凡千讀書皆不可不
剳出難曉處不但編次文字凡看文字皆不可不抄
記項頭免得用心去記二者皆養心之法也自見先
生兩欵說話即置此冊子隨讀剳抄看来看去其疑
者自曉生者自熟不費心力而常存在胷中覺見養
心云者真不余欺也此與翫物丧志者大段不相干
事也第其疑處常欲問於諸友而未果庶將蓄疑而
死矣可歎也已　崇禎後戊辰正月日書

陳氏學蔀通辨辨論朱子陸氏辯從年月書札先後言論異同極其詳悉而只其初頭一条差誤其曰朱子與陸氏始與相見於鵞湖此失照勘也鵞湖之會在淳熈乙未其前癸巳已與相見故朱子鵞湖詩曰別離三載更闗心陳氏於此何故放過也其兄子壽則實於鵞湖始相見攷之祭文可見矣

来說所以攻破饒氏之失極其明白精密雖謂之置水不漏可見也蓋饒說之誤以程子之意為以事為末以理為本而不知程子所謂本者亦指事而言也然究其原頭則是乃誤看朱子小學是事大學裝

明此事之理之一句一向以小學爲末爲事以大學
誠正爲本爲理殊不知朱子所謂發明此事之理云
者蓋謂格物致知以知事事物物所當行之理而已
豈以大學所言不爲事而爲理也哉饒氏曰此差誤
故其所言出入纏繞使人心悶未知　宣廟朝栗谷
諸先生校正四書小註時所以處分此說者如何耳
大抵此處極難曉故朱子每言同安寺裡思量此甚
苦又被鵓鴣啼而不寐其後聞鵓鴣則每憶此時云爾夫
以朱子而猶尚如此此饒氏之誤何足恠哉至於精義
入神之神字勉齋又做理字說竊恐說得太深以誤

後學未知高意以為如何也又退溪於末段朱子說釋非謂於是本之下亦失本旨嘗於此入思否朴和叔初主退溪說甚固屢次往復始乃回頭恨未及退溪時供灑掃而請教也　右答

漢高滅暴秦誅逆羽可謂天下之義主也然而貫高等為其慢罵趙王而有柏人之謀則大逆也然今日三田事豈止慢罵而已常思　孝廟痛憤怨疾之志恨今日臣子無貫高之意而甘伏為讐人役也每謂今日安得如貫高者以事　孝廟也夫貫高之事雖昧於大義然今日用之則真義士也故斷章取義而

用之耳
漢獻帝甲午綱目書魏荀攸卒旣以攸為魏臣則當
依莽臣雄書死而書卒何也必有權衡而不敢知耳
所示近思錄三條此皆易說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
方也豈可拘於一義哉以古人言之則明道先生當
元豐之末思與章蔡輩同為國事蓋當其時宣仁在
上而明道與司馬公諸賢為衆君子之領袖其地位
時勢足以有為而又其力量足以化服小人故其言
如此至於晦翁先生則寧宗已入左腹之譏而侂胄
用權趙相見斥先生從而擯棄而乞斬之章繼發則

時不可有為而只以斯道自任故不徒其身於小人待之甚嚴而朋友門人少有染迹者則或嚴辞峻責或誘掖救拔使如氷炭薰蕕之不相入此豈非時勢之異而所處之地不同也耶

退溪集以孺子入井為感此雖原於朱子之意然朱子之意亦有曲折若以程子所謂感應之理觀之則孺子為感而見者為應也若以感物而動之理觀之則是我之心感於孺子而惻隱之端發出也毫釐之間賓主之勢夘焉不可輥淪着也盖程子之說以彼感我應言之孟子之說主我感於彼而言所以不同

也
退溪於丘文莊每有厭薄意未知何所見也且於徐花潭甚有所不取豈以其雜於數學而然耶朴思菴學於花潭者也退溪於思菴甚相契合豈以爲青出於藍耶語類五十五卷之十三板○右朱子說也鑴直斥朱子則其與楊墨爲我兼愛之說奚翅百倍哉此而不闢則其禍將不止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矣然愚之不自量度而欲任此事則妄之大也以此罪之則所當甘受然亂臣賊子不必士師而誅之者是朱子之訓則雖如愚之無狀亦何害於距彼哉此則

與江都說不同雖九死而不可悔謝矣

歐公常仰視仁宗御筆而仍頌曰太平氣象矣　顯
廟臨御時每以國勢危急為言矣自今觀之則可謂
太平矣倘陟降帝傍而俯視今日則必不能以筆研
之枝以供清閒之燕矣

註解天雨粟馬生角說

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太過言世傳荆軻入秦以太子丹之命從容言於王曰昔日丹之為質也何至以天雨粟馬生角則放還為辱耶此說太誤也盖荆軻將欲殺秦王而何以如此從容責之者

乎○沈某云世傳荊軻以太子丹之言稱之曰報秦之仇如天雨粟馬生角之難為太過矣未知孰是

朴世周字說 戊戌三月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夫人為學無所勉慕準則則如射者之無的行者之無止亦終於下而已矣朴生世周從余受書甞請余以字余命以希叔蓋欲其仰希濂翁終有成就不至於半塗而廢也抑濂翁之所以為學在乎察誠幾之微戒文辭之陋志尹而學淵終至於灑落高明以啓洛建之淵源今日希之之道外此宜無他說矣朴生尊君

余表妹婿也請余書其說以警之遂不辤而承命焉時戊戌三月日書于溪上之精舍

趙㝬望名字說

趙亞使訪余於溪上為言吾名世熿而字㝬望僚友皆許以為凢字與名必其義相承令子之字其於名何所當乎噫僚友之言是也然有由然矣噫吾之生也吾父命以㝬望十三而吾父就世其後叔父改名世熿甫後登科入仕皆以用此為朝籍矣然吾父所命不忍忘故仍以字行之名字之不相當盖以此也盍為一言以識其所以然也余曰禮曰君子已孤不

更其名說者謂名者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孝子之所不忍也然叔父亦父也其命亦何可違也李紫忱林轉翁之名皆晦翁之所更也師友而猶然況叔父而奚不可也然晦翁於其二名皆不全改只去其一而存其一豈亦猶有微意於其間耶今以叔父之所命為名而以父之所命為字可謂兩全矣記又朱門葉賀孫以名而為字周𪇆以字而為名名與字相互不可謂無稽於前矣且也古人名字不必相符而亦或有相符者以聖門言之則由與耕之字是相符者也而如曾閔諸子則未知其必然矣至於後世然後

其字必曰於其名以晦翁之所字者劉瑾之字必曰懷甫魏恪之字必曰元作手必尚其左而拱故傅拱必字以景陽軸必貫於轂而轉故林轉必字以貫令子之字果與朱門諸子相左矣然細究而相說以解則亦有可通者夫煥者文彩著見之謂也君子必文彩著見然後人有所望焉况嶷之義雖多而晦翁以峻茂為說峻茂者自然著見而著見者未嘗不由於峻茂也然是皆從外而言之者也聖賢雖極稱唐虞文章之煥乎又言峻極之道而曰說遠之則有望焉然究其所以為根基關鍵者則不過精察於人心道

心之危微且又以闇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為君子小人之分而欲學者立心必主於公私之辨以為為己思誠之宗功𣅒望其勉之哉

郭仲受字說　丁未十二月

朱先生長子塾其字受之豈以古者家有塾在家者朝夕受教焉故其字如是耶余外黨郭氏後生有尊慕朱門而名以塾者嘗問字於余余曰名既以塾則捨受宜無可者塾也遂以仲受行焉而曰願有說以警之也余曰受之之幼也先生豈不教以先生之道乎既見其不可大受則使就學于東萊而要使授以

左傳蘊文等文字以為科舉之業夫以先生為父而猶尚如此則父兄之期以聖賢而子弟之以聖賢自期者豈不難乎吾東方於先生之道最所尊尚然為士者非惟不得受先生之敎其不得受受之之所受者亦何限既不得受焉則民斯為下矣故之於農從事耘耔斯可矣然先生遺受之從師也猶懇懇以勤謹二字為戒曰此二字循之以上有無限好事反之以下有無限不好事令人一墜於科舉之臼則便自處於禮法之外肆其身體放其言辭殆與厮養無異可勝歎哉今仲受既不免舉業矣然不徒斯業之為

尚而先將勤謹二字為今日親受于先生者然則其所謂無限好事者庶幾得之於身而世俗凡陋之習有不可為者矣其為所受也孰有加於此者仲受其勉之哉　崇禎丁未臘月日

獨樂亭記後說　癸丑正月

或謂公當此艱虞交急之日固當憂勤惻怛之不暇而今其所以名亭者顧有所不然者何也余曰固也公之憂勤惻怛宲有甚於他人者矣然其所以憂勤惻怛者苟有如周公之嘵嘵於風雨則是乃天理之當然也苟以天理存乎其心則其心固坦蕩蕩矣雖

存亡在乎前死生交乎後豈足以害吾之樂乎而惟

斯意也人不知之而吾獨知之則斯亭之名旣不稱

乎愚每謂諸葛公艱閔㝷益鞠躬盡瘁自他人觀之

則其為憂甚矣然扶持正統仗義討賊成敗利鈍置

之度外而快然自足其視曹操朶頤漢鼎常畏人知

香分冢起生死堪羞者未知為孰樂也耶故易曰坎

維心亨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而無入而不自得

焉此吾石室先生之所以得於古而存於身而公又

以聞於趨庭之日者也噫天下之樂孰有大於心無

羞愧哉苟自屋漏之隱以至事為之著一循乎天理

之公而不雜乎人欲之私則廣大寬平體常舒泰而
其為樂非鍾鼓管絃之可比故孟子論三樂而仰不
愧俯不怍居其一矣然此非深體自得之君子不足
以知之宜乎予之不能無恧於公之亭名也曰然則
公之記文所謂林巒巖壑之勝皆非其所樂而為此
虛設之辭耶曰不曰賢者而後樂此乎南軒張子曰
胷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亦不得而樂
其樂矣若然則林巒巖壑之勝尤不足以供一瞬之
樂矣今公既有以樂乎此則其有得於前所云者可
知矣恧者唯唯而退愚略記其說以諗于公

尹舜卿字說

坡平尹生其名舜卿其尊公所命而字命九者余所告也今命九来請曰願以一言潤澤其所以字之之義也余曰諾夫希古生晚士君子之所歎也其後於虞夏之際不得都俞吁咈於恭己南面之下者豈非命也尊公之所以命之者其意盖不偶然而余之字之之義則特因其名而舉其事而已惜乎吾與命九生此叔世徒能想像懸慕於當時之氣象也雖然今我主上殿下方且緝凞帝學以致大猷将章吾身之親見之矣豈終於想像懸慕而已乎大柢為士君子

者不患其君之不為舜禹而只患吾之不為稷契皐夔而已而其所以為舜禹夔契亦有道焉只是所謂危微精一之説而其所謂人心之危者只在於衣食男女之間也今日之為士夫者茍於此不能克治而流循汩没則其得免於刑罪也難矣況其為夔契之事業耶雖然其終至於九官之列則亦有命焉非人力之可致也吾與命九仞矣 聖上之功成治定而彈五絃解民慍耕田鑿井含哺鼓腹而好作康衢之民其亦可也旹

崇禎閼逢攝提格孟春日華陽病夫書

李汝九改字說　癸丑八月

李生箕疇始字元九旋以為元者四德之長朱先生猶且不居況於餘人乎李泰之聞而改以用九余謂箕子之九疇自五事以下始用用字而於五行則無之是用八而非九也生曰請復改之余曰援用以汝如何生曰汝犯王父字無或未安耶余曰羲之子獻之名猶不避況於字者乎是栗谷先生說也且據禮則古之命字不出伯仲叔季四字而已其祖子孫之不可避也審矣生曰然遂書其說以贈之　崇禎昭陽赤奮若仲秋日華陽老人書于驪浦之僧舍

成汝中字說 甲寅三月

成君至善字汝中者亡友尹吉甫之所命也其意以為子思所謂中者即孔子所謂至善此乃名異而宗同者父以此名之而友以此字之可謂同條而共貫矣嗚呼聖學之規度準的豈有以易此者蓋成君牛溪先生之後承而吉甫又其宅相也先生與粟谷先生所以講明服習者無非此理則吉甫之又以此期勉於成君者亦其宜也然而此物事精密高深後生初學例若登天然難可以驟語則其可以為之之不易而遂已耶蓋嘗聞朱夫子嘗論至善之道曰必須

格物致知以知其所在而誠正修齊以各止乎此者
此問學之極功也其論致中之說則曰精察乎人心
道心之間而以一道心為主焉爾其格致之與精誠
正之與一又未嘗有二而亦不外乎日用間讀書應
事飲食男女動靜語默之常則其為道似難而寔易
只在乎用力與不用之如何爾余與吉甫相期於千
載之下者蓋未嘗捨此他求而顧余愚陋滅裂不足
以受其貺就矣今汝中使余推明吉甫命之之意而
為之說噫吉甫之墓木今將拱矣平日之謦欬日忘
而余之衰落亦甚顧何能推明其一二哉況此說者

宗汝中之元來家學則不待他人之說而汝中自知之矣故畧書朱夫子語以遺之蓋曰是其家學之所自云爾　崇禎閼逢攝提格暮春華陽老人書

李啓晚字說

李生重賚初字某潘南朴和叔易之以今所行者其意蓋曰啓乃心沃朕心者是帝賚商宗以傅說而商宗命說之辭也說亦以是自任終使商宗嘉靖邦國殷道復興今茲所祝蓋以說期於生而以我　聖上期於商宗也其意可謂深矣然自傅說以來生出許多聖人而未聞帝之復以賚時君以開太平之運今

以是視之者無乃期於所難期乎然賚不賚雖不可期而不害於可賚者在我也況傅說之有功於萬世者不徒在於啓沃而肇蔎學之一語以開聖賢相傳之淵源苟以此有乎已則此真所謂可賚之宗而其不賚無與於我也雖事業之無可稱而有補於聖賢之相傳者則大矣天之所以賚於斯世者顧不大歟雖然徒守學之一字而不知所以爲學之道則亦終爲而已自孔孟以至程朱論學之訓備矣然其要莫若朱夫子講學以明其理力行以踐其實兩句而已苟能從事於此則傅說之自得於傅野者倏然而在

我矣然則天之所以賚生者大矣復何望其復以重賚賚乎時也程子曰道不行千載無善治學不傳百歲無真儒吾與重賚宜知所以輕重取舍之別

李文瑞改名字說

李生綺嶺嘗訪余於洛陽山中余問其名之之義曰四皓之一為綺里季蓋取諸此爾余曰此使事僻而稱文隱且俗尚靡麗而綺即其用也則又非國奢示儉之義也生曰願有以改命之余曰盍以綺揆箕而字以文瑞乎生曰諾將敀告嚴親而如命焉其後又請曰願為說以明之余曰箕者東方蒼龍之一宿也

煌煌大明于天以照萬國而傳又以爲商彜之精又我東是箕子之國而其所叙九疇爲萬世道學之淵源是皆足爲文明之瑞矣既而又告之曰詩曰不可以簸揚又曰載翕其舌皆指箕而言也如此則非惟不足以爲瑞而反爲之灾矣嗚呼文瑞乎勉爲商彜之賢而爲霖雨舟揖爲麴糵鹽梅使民多黍與稌而簸揚其糠粃使顆粒均淨久儲不腐又不惟不翕其舌而呴嘘太和元氣使令㸃死之人咸得以普被焉則殷師所陳之大法自五行以至福極無不順其叙而皇極建矣其爲瑞豈有大於此哉古人必字而祝

之令所祝非獨為文瑞祝兼為斯世祝也

遜窩說

靈川申聖時自湖南棄其官署就清州之首谷村構一小屋以為潛藏之所名之以遜余聞而為之說曰恭敬退讓與倨肆傲慢相對而倨肆傲慢者凶德也夫遜也者居乎恭敬退讓之間存乎心見乎外而為順德焉則君子之以斯為美而動必由焉者不亦宜乎況聖人常以慎言訥言為訓玆可謂至矣其至於無道之世則必以遜為說而朱夫子釋之曰遜卑順也其於慎也其義又有加焉者矣今聖時之以是而

名其屋者豈將朝夕觀省以勿負聖賢之所訓耶然徒遜於言而於志有所不遜焉則私意立而學有所不進矣愚願聖時於此進取一步低心下意而一聽乎聖賢所示之訓則不徒保其身而將至於德脩之罔覺矣聖時其勉之哉抑吾於此欲與聖時曰有所講也朱夫子既以卑順觧釋聖訓而其所遭之時則可謂無道之甚矣倡優之戲既陳於内乞斬之章又發於外西山之謫餘干之竄相踵於目前而其與門人知舊酬酢論辨者皆是小人之切齒者故門人諷以微服過宋而夫子答以不擊鼓訟冤不作詩謗訕

足矣何其與聖人之訓相反也愚嘗思之而得其說焉其與門人知舊酬酢論辨而不顧時諱者豈不以是非之源毫釐或差則道有所不明而害及於後世故不得不佘而亦以其世甚無道故不訟寃不謗訕以適乎隨時之義耶此其並行而不相悖者耶未知其果然否耶願聖時於此略下一轉語俾余爲受用之地如何

觀稼亭說　丁巳十月

孔聖以樊遲學稼爲小人晦翁先生學孔子者也而其言曰余老於農圃日親犂耙其詩又曰田家向東

作百事集崇門令驪興李春卿作亭於無秇洞中而名以觀稼章須於孔朱之同異思之而淂其說則庶乎心安而趣深矣然後明以告我也余將荷篠而從之丁巳十月下浣華陽老夫

蒙齋說　丁巳秋月

全城李聖彌築室於星山曾居里之山麓適有小泉湧於其側遂取易山下出泉之義名以蒙齋而爲之說曰昔程先生甞論此卦之象曰內險不可處外止不可進不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余自甲寅乙卯之歲鄉黨睢盱淩藉萬端是內不可處也出門而荆棘

塞路無所適從是外不可進也吾室之頁山傍泉適
與眞會是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吾將杜門自養以終
吾身矣余聞而善之曰夫隨時觀變以玩其占此實
君子之事也然蒙之象不曰果行育德乎君自是以
往歛蹤自守讀書養德有深造自得之樂則是所謂
以亨行而時中者也夫處蒙之道莫過於此者況由
是而吾心平夷則彼內險者吾不足憂矣由是而吾
行坦蕩則彼外止者吾不足慮矣又由是而不已則
雖至於安土敦仁樂天知命亦可也過此以往則未
之或知也聖猶以為如何聖猶曰小子雖甚不敏敢

不早夜以事斯語予余既以是語之又曰以自警爲
崇禎丁巳抄月下浣華陽病叟書

視民如傷說　辛酉八月

視民如傷此孟子稱文王語也孟子後千四百年而
明道先生出爲凢作縣時坐處皆嘗書此而曰某常
媿此四字嗚呼先生可謂師文王者歟安東權侯斗
紀汝元來莅清州復以揭之座右朝夕觀省是又將
以明道之心爲心矣蓋凢人物同受天地之氣以生
而仁愛之心無不具於其中故無有物我之間而凢
痒痾疾痛皆切於吾身此所謂滿腔子皆惻隱之心

而不期然而然者也然而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則一膜之外便成胡越故跛癃痛前鞭扑恣意然則所謂民吾同胞者便為無用之空言矣今侯之用心如此一境之民舉將圓於春臺之上壽域之中矣故敢為此說以為州人賀倘有觀風之人採以聞於

朝廷使執政之人皆有以歆動而興起焉則岐周之治鄭元之政將復見於今日矣太平萬歲雖不武而敢為

聖世頌焉時　崇禎重光作噩仲秋日州民息津宋時烈書

郭智叔改字說　壬戌正月

郭君始徵嘗曰余之冠也欽名以敬叔夫敬字工夫通貫始終而乃專用於始者有得其半失其半之嫌盡有以改之愚曰所言然矣易之以智字如何君曰智乃始條理之事雖於始當矣而以全体言之則亦無乃病於偏乎愚曰孟子雖統言射者之巧力而終乃曰其中非爾力也不致其巧而徒恃其力者故愚未見其能中又嘗譬之於鏡既明無所翳則其於能照也何有故朱子論三子孔子之道而曰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由其智之至是以行之盡又嘗以智字配貞而曰始萬物終萬物夫元為四德之主而貞

又元之所本也則智之為德顧不大歟此孟朱二聖之所以未嘗不敢重於智也既得其重則其餘將次第而可能也故中庸明善在誠身之前而其論三德則必以智為先者其意亦可知也吾友如志乎全而不徒以偏者為主至顧名思義盡其功於其始之智則其終之聖也殆其庶矣乎君其勉之哉　崇禎壬戌元月日巴溪病叟

贈李生蓍顒說　壬戌十月

李生顒道一日謂余曰有懶惰成習之病請其所以鍼之余謂生知其如此則當亟改以勤勵刻苦之功

此實自己分上事何待問於人不然則費辞愈多而去道愈遠吾不欲更贅以輔頬以取以水濟水之譏也吾與生尊君舊有相觀之義恃其契誼敢為之說此云時　崇禎撗艾閹茂孟冬日舞凰山人書

一架亭記　壬戌十一月

無何公既貴華屋彩堂甚無心遂即後園鑿池種蓮臨以茅亭白嶽終南皆入席間名曰一架仙源金相公題以古篆諸名公如鄭畸翁申東淮朴汾西次第題詩余謂可以知無何公風彩者其惟是亭乎時崇禎撗艾閹茂復之上澣華陽歸客為公之長抱重

箕書

洪九以古心亭說

亭名擬改爲呈未知槩於高意否晦翁詩曰欵乃聲中萬古心緬想出郭塵事已少亭裏所聽惟漁人舟子欵乃聲而已然晦翁所謂萬古心者有無限意思苟了此意思則此身不肎作羲皇以下人矣

養真堂說　壬戌抄月

濂溪先生曰無極之真此以理言也伊川先生曰其本也真此以性言也其實一也由是而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之心藹然發出不假外求則斯所謂秉彜者

而無有華夷貴賤之殊者也此所謂秉彝者濟而上之不過曰真而已後世禪家道家乃以清淨無為絶念鍊丹為真而自以為高則非所以為真而反害乎真矣錄事金璹少讀經史出入場屋終不能售則遂托口腹於微末殊可惜也蓋嘗築室於京城之芹谷而名以養真余恐其昧於濂洛之旨不以日用彝倫為務而流入於禪道之說故書此以警之蓋不偶者鮮不如此矣雖然古之不偶而仕於伶官者猶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夫豈以從事卑微而忘君臣之大義乎此誠所謂真也哉旨　崇

禎橫艾閹茂抄月日華陽老夫書于驪江之寓舍

書贈元統制曾孫舜格　乙丑五月

崇禎己亥春朝廷將立忠武公李舜臣碑於露梁廟
屬筆於余旣而　上徵草本特賜睿覽其文有元統
制均軍敗走死語盖本澤堂李公所撰諡狀也其後
乙丑五月統制之曾孫舜格持統制錄勲教文及賜
祭文來示余大與諡狀所記不同余謂澤堂世所稱
良史其考案也必詳立言也必審不於此徵信而誰
徵哉然教書祭文俱是　王言當時代言之臣亦豈
敢一毫虛張哉　聖朝又何以登諸帶礪之券哉宜

乎子孫之稱究也舜拾又言嘗以此再擊登聞而俱
爲朝議所閡而不伸云此則必有其説而非草野賤
子所敢知也姑書所疑以示孫兒疇錫蓋渠才經史
官早晩倘受考史之命而得當時實蹟則庶免朝議
之左右佩鈅矣

惜陰窩説 乙丑九月

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
衆人當惜分陰朱子著之於小學書豈惟聖人天地
亦未嘗須刻休息也夫天之晝夜運轉人固易見而
地之生物之心雖嚴冬凝閉之時草萎而萌於根木

落而眹於枝則未或知也人既得此氣以生理亦賦焉而懶惰偃息不事所事則是悖天則遠地義矣可不戒哉或曰然則易所謂向晦入宴息者何也曰人之寢睡時亦且齊手斂足未嘗如死人則此亦用功時也況魂與魄交而成寐則魂魄之交非事乎曰然則程朱子多說靜字此非無事時乎曰靜時嘿坐涵養此心常恐天理之不存人慾之或萌則其用功孰大於是聖賢之心豈如枯木死灰乎大抵聖人之事學者之功無適於勤勵不息故孔聖歎逝者於川上責宰予之晝寢朱門人請先生病中將息先生責之

曰倆懶惰教我也懶惰又以為一日不見客則如大病一月嗚呼此孔朱之所以為孔朱也歟駒城李生裔岳伯瞻問字於余將行請教余以惜陰應之伯瞻請書其說以為燕居時弦韋遂不辭而書于紙余亦因以自警云　崇禎旃蒙赤奮若剝之下澣橋谷病叟

姜尚義名說

姜承碩生子而請名曰兄弟之子皆用尚字為名矣余名以尚義盖欲繼述其曾祖孝元之志事也　顯宗大王嘗嘉孝元義特出內奴二口以贖其子與孫

聖謨炳如日星故今不復詳於此云

俞廣基仁伯字説

孟子再言居天下之廣居蓋謂仁也蓋仁道至大能包義禮智而能與天地之陰陽剛柔相参而並立則其爲廣也孰加焉然求其所以爲廣則必本於細密工夫夫非禮勿視聽言動是顔子之所得聞則非可驟而語之也至於切問近思如賓如祭夫妻相敬等事可謂入於至小然未有捨此而能至其廣也俞君其知所先而毋躐其等則其庶乎終至於所謂廣者而居之矣　崇禎紀元六十年强圉單閼陽月下澣

南磵老人

贈李景和說　巳巳二月

完山李景和討其前夜夢謂余於酬酢之際告以存養二字願爲一言畢其說焉余曰此二字出於孟子豈非聖學之要乎然孟子之意以爲必須格致然後可養其所知而及於力行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次之以此二字然後終之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死所以正命也程子是得孟子之統者也故於顏子好學論曰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而求至焉凡事莫不有次序况此聖學之大綱而可

躐其等乎吾之告子以此二字者豈此二字在致知力行之中據此二字則始終皆舉之耶頵景和必以先明諸心為務然後次存養終之於力行則學問庶幾不差矣吾既為此說以報景和而復有未盡之說吾將畢告焉朱子於易簀前數日諸子問疾而請教焉則應之曰為學之要唯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又曰道理亦只是如此但相與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我文元公先生每誦此以教小子曰吾平生所為雖有不

善未嘗不以告人雖發於心而未見於外者苟有不善未嘗不以語人汝須體此心此一直字朱子實有所受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其論浩然之氣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朱子之實承孔孟之統者唯一字而已愚之所聞者如此故提耳於景和顔景和勿以我今日為戒而相與告於同志之士　崇禎屠維大荒落大壯之壬子巳山居士書于鳳城村舍

資治精華說

畸翁之於此書實如温公所謂平生精力盡在於此

者也其目之刪定可謂無餘藴矣而或於大書之綱有所增益夫有减而不致加者春秋凡例也故愚於其所加一切刊去以從文公先生之舊云

又

畸翁例多合綱處其合而文字有聲牙處則頗有添改彌縫處此甚未安愚於此亦皆刊從其舊

又

大抵此書於目則或非先生手自撰輯而綱則宗先生所權衡區處者後人何敢下手哉愚之所修其於綱與目有所以同者盖綱則不敢不致謹嚴而目之

添刪畸翁已執其咎矣故愚隨而下切然減者多而添者少矣愚未能卒業後有同志之士繼而畢其事幸甚

代滄洲書院儒生呈巡相文　癸巳十一月

伏以書院之設豈可苟哉必其學問道德爲多士所推許爲朝家所崇報然後揭額而彰之俎豆而享之可以爲多士矜式可以埀於久遠而無疑也然後方可謂之書院也苟或非其人而假一時之權力闇黯而爲之大爲公議之所斥朝家之所黜而猶假舊時之餘威不有朝家之命令敢拒地主之處置爲一梗

化之俗者則觀風一道操持藩臬者其可置之而不
問乎生等請以驚心林目之事仰煩崇聽伏惟閤下
試垂察焉本郡自　宣祖大王朝有文烈公重峯趙
先生祠宇而賜額曰表忠官給俎豆而多士尊之其
後光海時本郡有若干人傅會廢論附託奸兇威行
一郡脅制鄉人以享其私親及鄉老於所謂三溪者
則故牧使全彭岭及苐郭詩是也渠輩猶思國言且
慮後日而為借重之計又以趙先生並享於其間彼
時倫紀斁塞正論消亡然一綫公論不能終泯鄉鄉
士林移文譏責四面而至渠輩勢焰熏天其於公論

也何有逮至　仁祖反正之初沙溪金先生上疏曰
令世書院如名賢中人所矜式者則後學之崇奉宜
矣至於鄭介清郭詩之類乘其非時亦立書院是非
不明其弊不貲今宜一從公論有所變通爲疏下廟
堂廟堂回啓鄭介清郭詩兩書院撤去事依　允下
本道移関本郡而渠輩猶恃其強暴敢拒朝命無意
舉行雖地主猶且畏之不敢下手噫彼時妖腰訖領
既伏典刑而其遺毒餘烈尚不泯於一方可勝痛哉
又因儒生上疏　聖批令本道監司處置令判府事
李相公去後令左台金相公為監司以趙先生並享

於全郭為辱遂奉出重峯位板埋於靜處潔地然後
啓聞則公論庶幾少伸而猶恨李金兩相公所為猶
有所憾也沙溪先生以一代儒宗其所以告于　先
王者宜無一毫之可起者而　先王以日月之明尊
信儒賢快從所請者亦非偶然則為道臣者固當奉
行之不暇而乃復詢諸列邑者未知何意歟　聖旨
既令撤去則金相公及移趙先生位板者復何見歟
抑以其梗化之俗而治之以不治歟名公大人之所
為固非愚蒙之所敢知則置而勿論可也其後鄭公
良弼為監司韓侯德及為郡守時本郡諸生與列邑

儒生議曰趙先生位板既已埋安而只有表忠祠假令今世無書院則已不然則此郡豈可無趙先生書院哉遂發文通告於諸道而又轉而聞於朝廷請别建書院而又有表忠祠似太煩瀆故乞以祠宇合之於書院朝家俱即準許而大學士李公植命號曰滄洲書院又製送祭文其畧曰祠宇初成表額隨賜書院繼起鄉人並饗位次猶屈僉議未暢上聞下詢遂定改卜祠扁因舊院號揭新此實滄洲書院之首末也故姜斯文掌令夫為書扁額慎獨齋金先生為之長自是以後物情洽然非但一郡無論遠近尚在青

衿之類而有秉彝之天者无不尊崇群居肄業駿犇薦祀而所謂三溪者則渠輩亦不知所以為計只付之僧徒故壬午歲地主題其請粜之書曰僧徒滿齋今得官糶欲為設齋之用耶云此則叢林中一塵刹也故本官稱以三溪寺而凡干僧役一與他寺一体分定久矣若是而猶自謂書院則何以異於吳楚僭王乎當滄洲之別建也生等尚冀其或悛舊習而可與通事亦為通告則渠輩答文一則曰重峯位板為人所窃一則曰偷竊而去噫監司奉 聖旨處置之事忍以不忍道之言加之乎壬午年朝廷使有書院

處錄上其所享先賢行狀所謂全郭豈有行狀哉渠輩詐無所出使彭岭曾孫全瀷隱屛僞作假稱故正李時立故正鄭霊所撰所謂全瀷歷辨亥豕者而又鑿空構虛不成倫理不成說話故其時地主駭曰不上此作則人不知渠輩之無狀矣欲爲上使則是爲欺罔上司也云云其時上使與否固不明知而時立之子雲吉大恚曰全瀷之作吾父之名何其辱哉此三溪之首末也嘗趙先生幷享三溪之時有所謂位田者其在本郡者則即是本郡校田而渠輩嘗昏主時敢取而屬之三溪彼全郭之靈則未知其敢安與

否而曾欲以此亦以享趙先生則真所謂泰山不如林放者也其在黃凋者則久為書院位田而中間被奪於奉恩寺　先王朝進士郭鉉自是彭岭之外曾孫而猶以論議之不合見斥於渠輩者則未知鉉之上疏為全郭乎為趙先生乎今鉉尚在招問之則可知其為誰而為之也且未知　聖朝之還給其為無可稱有人言之全郭而給之乎抑為功在斯文忠存社稷之趙先生乎既曰還給書院則當以全郭之所享為書院乎當以趙先生所享為書院乎抑以儒生所居恩額所在者為書院乎抑以僧徒所住村氓供

齋者為書院爭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以　先
王崇儒闢異之睿意不給爭享賢養士之地而奪之
於奉恩之僧給之於三溪之僧萬無是理矣故滄洲
別建之後生等謂意渠輩少有知識則其位田不待
官令自可推遜矣因循十年寂無此舉可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也蓋自去歲本郡有趙先生碑役此事上
自朝紳下至常布無不嚮合以助而工鉅力綿欲以
此位田之穀補其不足意謂雖在渠輩尚有秉彝之
心則宜且相助況此位田則渠輩必樂聞而遜與矣
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生等以是呈於地主地主據理

決折以在本郡者還屬于校以在黃澗者移給書院生等以地主決折之意即通于渠輩而遣一院生使之收穀于黃澗則渠輩結黨追至結縛院僕而強奪其穀又於十月初七日結其徒二十餘突入碑所威刼碑所庫子奪其穀石之已屬於碑所者何其不似士子之模樣而先聖所謂勇而無義前史所稱長吏不能禁者不幸近之則沙溪先生所謂其獘不貲者大可驗矣生等若與之相較則醜莫甚焉故任其奪去而畧告其由於地主地主欲問曲折招致渠輩使納文書則渠輩牢拒官令齊入官庭肆其悖慢无所

不至地主不得已因其尤甚者一人若治以刼奪之律則自有當服之刑而地主寬仁只與諄諄教諭而遣之矣渠輩亦自知其所為乃反誣毀地主再呈閤下而又自知所訴之誣悖故不敢到付云閤下之剛明固不為渠輩之所瞞然士民之誣地主其律甚重而渠輩肆然無忌至於如此其於風俗所関非細矣且渠輩既不敢到付而妄稱閤下題辭如此如此一以撓動地主一以貿制多士其所云為殊非常情所敢測也噫凡此前後所為何其與曩時不異耶毋乃其風聲氣習入人已深故雖兩朝更化之後尚不能

維新歟生等心竊恠焉及問其前後作挐及呈狀之人則果多昔時之人及其時之餘孽也然後生等知其无足恠也大槩生等之言一一有文籍可徵天日在上鬼神在傍豈敢有一毫虛妄耶伏乞閤下詳究始末若欲追奉　先王遺白而亟令毀撤其祠宇則其餘枝葉自當歸正此其上也若不然而只正其不有君命言及乘輿前後行刼誣毀地主之罪則亦可以振肅紀綱整頓風俗之一助矣若其位田生等非不知相讓之為美又非不知君子之無爭而茀以先王所以崇儒養士之需不可委之僧徒以孤　聖

意而又嘗聞司馬公之言曰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今者渠輩之所假以爲書院者只以此田爲朝家所給而已故生等竊自附於正名之舉而爲是惜之也且由今之道无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更乞閤下並量事情明賜一言使生等恃而无恐而且使渠輩速出所呈之文毋使久爲虗喝而以安我賢太守則事情理淂遠近稱頌盛德愈久而不衰矣生等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代滄洲儒生通道内文　甲申

右文為窮惟重峯趙先生道學有淵源行義有規矩
先明正大篤實清苦固可為後學之師表矣况其精
忠大節亘宇宙貫古今直與日月而爭先則其
所以維持人紀扶植世道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矣
古人有言曰盛德必百世祀若先生者非其人耶矧
茲沃川實先生游居講學之地也謦欬在耳目風聲
起懦庸而溪山草木尚含餘香則廟而安之尸而祝
之尤不可闕也先生祠宇舊居沃之東北隅賜額曰
表忠歲月既久將有廢墜之憂故愚等不揣譾劣畧
所以新之而增其舊制以永朝家崇報之恩且以為

士子脩藏之所則遠近向合議已克定而萧以舉贏時屆財無所出惟不克有成是懼如是而不以告於同志則是愚等自外於樂善好義之君子而以此事自私也夫豈曰愜人心公道義而无歉於聽聞哉故兹以布告倘蒙開可而共相兹役則不惟一方之幸於世道汙隆亦庶有萬一之補云

四年政成事暇思有以達 聖朝之惠澤大會鄉老男女貴賤咸萃于庭觀察使許公積聞而嘉之亦來領宴揖讓雍容醉飽陶愉以極其樂而樂又不失其正有八十老人羅同知克秀作歌以頌方伯太守之美推以至於 聖德此雖與康衢何有者有異而其親愛長上之意則有藹然者矣此可以驗叙秩之懿而教化之明也同知之胤前縣監尚聚思欲侈其事而傳於後既錄以入梓而求得當世大人君子之文以為題跋而又來屬余使之續貂則同知已下世而喪期畢矣余釀淚相慰既許以卒業而於白軒相公

之言特有感焉夫相公妙年登第與其伯氏判書公颺歷中外位皆通顯而其嚴府同知公尚無恙以食其祿則其所以養之者宜無不至而猶有不終養之恨況菽水不給者雖曰以志為養而其為蓼莪之感者為如何哉余以孤露餘生方抱皐魚之戚聊綴數語以尾相公之文既又念 聖上上壽 東朝又令縣邑賜老者米肉民方涵濡歌頌之矣倘又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而俾養其老使其周徧詳溢而頌聲作焉則羅老之歌雖似俚俗尚足以備風謠之萬一矣李公嘗學於溪上其為政蓋有本矣 崇禎戊

戊三月日恩津宋時烈序

救荒撮要序　庚子九月

國運不幸粤自　孝宗大王季年以至今　上初元
歲仍大侵雖上下勤恤凡所以賑救之方靡有所遺
然公私赤立仁愛之心無自以施矣夫放災免傷寬
假之典大矣而無田者無與焉減租蠲役問念之意
至矣而已散者無及焉内帑大農並皆告罄則𠯆𠯆
者無所望於乳謁之慈母矣是故青黄栖畒之日飢
餓之民已狼藉於道路嗚呼其汲汲矣於斯時也其
有長民之責者其可諉之於無策而不為之所救於

是西原縣監申公泂亟取　世宗大王所輯救荒撮要一編附以補遺而剞劂之將以廣布於民間盖其執外旁生之法詳且切矣夫草根木皮酸辣相叅固非菽粟之比然既非得已則要於不死而已况飢渴之極易得爲甘則安知其終不如菽粟之美也夫流丐之人終日遑遑叩人之門以求誚謫而未必有獲故飢未極而氣先竭豈若從事於此求之於必得之地而取之於至足之中其事甚易而其義無苟也盖聞分人以物者有限而不廣利人以智者無窮而各足今此書之行人人皆得受用而有餘則雖以及於

天下可也豈若規規於勸分椿儲之比哉　聖祖仁民澤物之心可謂深矣而所謂惠而不費操約施博者非耶然非有申公之深思熟慮又孰能闡明哉余於是復有所感焉當　聖祖之盛際家給人足頌聲既作而猶輯此書以備不虞其惻怛如傷之意藹然於一編之中倘使當日之聖心以觀今日之民生則又當如何也方今　聖上至誠哀愍屢發德音至減諸色上供遂使顛塈之民銜恩而忘死使是書也幸備乙覽則其所以仰體　聖祖之仁而俯軫不忍之心者將不遑於暇食矣其所謂堯舜禹慮民深而利

民大者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彼仁愛之天亦豈不收災而降祥耶區區蟣虱之臣願與四方之民共免今冬雪裡凍餒而飽喫明年之大椀不托也時庚子九月日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宋時烈謹序

贈李子馨學芳詩序 辛丑二月

想思儀鳳瑞王庭玉樹今逢想典刑盛美揄揚吾豈敢雪霜千里愧君行

栗谷先生易簀許久而年譜猶未成頃歲愼齋金先生屬余草定盖嘗叅訂諸書編為二冊未及就正而愼齋歿今者先生從曾孫李上舍子馨自海州過余

懷川橋谷之墳庵訖及年譜願其早為修潤而臨行求余一言甚懇余非仁者慚無以副其意也偶記靜庵先生堂姪趙忠男往求行狀於退溪先生先生以此詩送之今日事適與相符故聊寫以贈焉非敢自擬於前哲也海州有朱子祠靜退二先生與栗谷同侑焉子謦尤宜袖此詩以歸也時 崇禎辛丑二月一日恩津後學宋時烈

西垌集序 壬寅八月

一日湖西吳按使来授以詩集一通曰此吾外王父西垌柳公之遺稿也今刊工告訖盍爲一言以弁諸

首乎不佞受而卒業而歎曰人有其身而有其才者難也雖有其才而有其時者尤難也盖我　明宣之際本朝之文治隆矣公以詞學名家與一時諸公潤色王猷奎章鍾奏郁郁乎洋洋乎後世無能望焉豈所謂天使鳴國家之盛者邪其有才有時何其全勝歟盖其才宜有其時也公最與五峯李公詩名相埒焉不佞雖未涉聲病之流而嘗聞前輩譚藝之餘論西垧不如五峯之天才而五峯不如西垧之人功評者以為知言云甬不佞於此復竊有所感焉集中所詠退陶先生者甚多而其一絶有云動察恒資靜養

多豈嘗摳衣於函丈之間邪不然當日微言何自而得也前哲已遠妙旨無傳一言之幾乎道者不可復見此余之所感者也圭庵宋先生受禍最酷親知莫或省顧而公於其所寓遺宅吟咏蕟揮以寓其追慕之誠竊念前輩風流篤厚如此而數十年間已有今無之歎此余之所感者也凡集四編所與酬唱盖多中朝文苑之士昔縞紵之事猶為今古之勝談況珠璣錦繡之什投報於皇華大雅之倫相得如期廾相須如塤篪秀句佳篇脫於口而膾炙於天都搢紳之間則其榮耀於今與後奚獨公一身為哉久矣此事

之不能復覯也此余之所感者尤深也不佞少讀退
陶書其高山景行之思老而彌深而圭菴又余曾考
之家弟也則其愛玩是集豈必多遜於按使而按使
獨於皇華之什不遺一言半句不與諸作從其删略
者得無意乎抑亦同余之所感者乎聊書此以歸之
且因以問之時　崇禎壬寅仲秋思津宋時烈序

篆大學序　　癸卯五月

世人喜趨便省於書爲甚故蒼籒遺法隱晦久矣非
獨風化之不古也金生振興出於寒品能究闡鳥跡
科斗等三十八體以書大學章句其用心可謂勤矣

余嘗問其所從受則曰朱詔使之蓄有篆訣一編其始得之朝暮眈賾殆忘寢食歷數年而遂通衆體云噫今日不惟古書之罕有中朝文献亦不可復見矣今世之士於此苟思其所自之不易愛玩無斁則其於溉鬵膏黍之感自不能已而因一了其經傳章句之指則其風化之復於古也亦庶幾焉然則金生之功亦不為細矣若其醇駁雅俗之氣濃廉淡肉之態則自有知者知之矣全南水使俞侯椗取而繡諸梓其意亦可尚也功既訖金生介於按使趙公龜錫俾余書其事時 崇禎癸卯五月日恩津宋時烈叙

南雲卿乗槎錄序

語云後發而先至者驥之行也然其至也亦有遠近之異焉有千里者焉有萬里者焉以至於流沙之外地盡之頭如使驥也而先發則其所至之勢又何可量哉然則其必曰後發云者非必驥之所願而爲此說者特以廣夫老大無成而終於欲成者之意爾歷觀前古凡人之至於遠且大者未有不始於早而積累培壅之久故其成於晩者終至於極而後已也其或不能秀而闗於苗不能堅而札於律者亦輕大而止易滿而怠者乎宜寧南氏有能翼雲卿者自未舞

象之歲已有籍甚之聲價未幾陞上舍又未幾闡大科又未幾魁重試今已秩大夫階亞卿詐其奉使浮海之日則未三十歲矣其自乙未孟夏以至丙申開正發於吟咏者令人駭目怵心使日本之人爭幸於鳳凰之覩璵璠之識嗚呼其可謂國家之良材也歟然雲卿豈局於一藝而止者哉盖聞雲卿於其蹈海之日猝遇風波同舟者呌號神明既危而復安豈天將大其所受而試之以此歟抑其所仗者忠信故颶母不能危其身蠻貊終能服其義歟然則其酬唱諸作雖麗贍逼王儲典雅倫陳黃其專對而不辱君命

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旣忠信爲之本而以方壯之
年盡究六經聖賢之書强學力行䕫之於文章謨猷
則其至於大且遠誰能禁扰其先影之旦將不至乎
天外吾不信也惜乎不得使雲卿生乎　萬曆壬申
之間從事大儒周旋於鴨江儐伴之日而潤色皇華
也又不生乎　萬曆壬辰之間陪貳元臣悬扣於帝
庭乞師之日而暴白國寃也然天之所以試雲卿於
當時者安知其不有待也雲卿苐大其根本之地縱
使終不能用而不害於吾有其可用也

時敏堂夜對序

時敏堂夜對趙公既登諸繪事為簇而余為之記矣
今年偶與宋兄共修雙清祖考家傳以為我　主上
殿下王妃殿下俱係是祖外裔則程子所謂靈芝醴
泉豈無本源哉因念前夜所對四人吾二人者固皆
本乎是祖而俞趙二公罔非其外出則一堂之上大
胥皷南宜奏豈事異人之雅矣玆盖異事也趙公以
為不可以無傳故復略敘以記之惟是邦運不幸俞
兄前月遽作泉下人愴念疇昔不覺涕泗交頤也仍
又惟趙公之為是簇恐其久而或忘也然餘事或可
忘此事不可忘吾儕之同出一原者尤不可以相忘

也抑又有最不可忘者昔人有譏許敬宗善忘人者許曰曹劉沈謝暗中亦可記君輩獨何為使我忘也如吾俞凡者吾未知其與曹劉沈謝孰為最甚而其眷眷許國欲歸未能之心使人惻然而悲此則尤不可待繪事而自不能忘也雖然人固有不可忘而亦有使人忘者有如許公之云則各在乎其人矣古人勸戒之意無處不在焉此不可徒以繪事觀也盍相與勉之哉兹别為是說以畢前記未盡之意爾簇前趙公以為君前也具書其官職姓名今於此各書表德與稱號其稱余者亡友良止金仲文以余多尤而

警之者也時　崇禎甲辰暮春日

日省錄序　乙巳十一月

今此日省錄一冊者南陽洪侯錫之所纂輯也古人於盤盂牖楇皆有銘焉至如弦也韋也亦莫不為矯揉省察之具焉况如此書者豈可少哉然嘗記朱夫子說范淳夫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省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未知洪侯曾見此語否是豈可不以為戒也雖然聖人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也今洪侯其免

矣夫況既名之日省焉則其不為徒事於抄節也可知矣然必須涵養此心以立其本然後省察之功始有巴鼻故程朱子於此先後之序縷縷為學者言之若此心不立而徒欲掠撮於故紙上以為最初之功則吾恐其隨手渙散終無湊泊之地矣若是則此書豈不為無用之糟粕乎然則不若直從事於程朱二夫子之成書循其所指之序日有孶孶漸有得焉則其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有一斑之窺矣至此時節則大故歡喜將日力不足而如此纂輯抄節之功自不暇於倚閣矣洪侯以為如何　崇禎乙巳十一

月恩律宋時烈書

送高汝根序　丙午三月

游氣紛擾以生人物禀其清者固高明秀朗故如此者必臨事而達看理則易然清故輕輕故臨事看理亦不能耐久而惰此天下之通病也然不能以變化何貴於學哉䟦羅高生嘗自漢師遠來相守於其歸求余贈言余與高生相知已久而妄相窺度故敢以程子矯輕警惰四字奉告以為雖不中亦不遠矣今年又來見過曰以前日所戒之言日用間仔細點檢真對病之良劑顧安得復受用力之方以為自勉之

地乎余曰愚嘗自求而不得其方安得以副生之望
乎茀嘗聞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愚以
爲矯輕莫如厚重警惰莫如堅固然夫子又繼之曰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於此數者日勉
焉而自省則輕惰之病不期變而自變矣高生曰願
爲説見贈可乎遂書此以送之高生嘗以尊堂之命
改其肇錫今名晦而字汝根者余所告也蓋處晦則
無近名爲人之失培根則有積力成性之實若顧是
而思其義則亦於矯輕警惰之功不能無助而劉屛
山所祝於朱子之意亦在其中矣　崇禎柔兆敦牂

季春日恩津宋時烈書

訥齋江叟遺稿序　丙午九月

我
成中二聖之際國家之文治可謂極矣其人才之盛度越前後而訥齋朴公父子或以文章或以德行相繼以鳴
聖朝卓乎其不可及而惜乎訥齋公有才無命年二十九而夭江叟先生身遭蜮沙厥施未究天意杳茫有不可知者矣今去二賢之世未二百年而遺文留墨散落殆盡今其後孫廷龍與其從廷獬弟廷彪等收拾摸勒將以登梓以為久遠之圖噫二賢者其可謂有後也哉夫訥齋非獨早揚文名

其至行邁古見於金濯纓之文者詳矣江叟與趙靜菴諸賢志同道合大猶是程士林至今誦慕然則二賢何待於遺文留墨而傳哉惟文墨之出於二賢者則不可不傳也嗚呼江叟之世固千一之會不可尚爾余於訥齋深有感焉士之生世其才藝出類者蓋鮮矣生此偏邦而得與　中朝大雅之士酬唱塤篪者尤鮮矣而得其歎賞褒惜光價一倍者又鮮之尤鮮者今訥齋兼有之觀乎董侍講字説可見矣退之有言死而不朽孰謂其夭今世之士雖有其才而欲如訥齋之所遇得乎觀此稿者想有同余而長太息

者矣時　崇禎柔兆敦牂季秋日恩津宋時烈叙

清州上黨里四友契序　丁未八月

聖人嘗曰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聖人非教人博奕也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也夫既以博奕爲猶賢乎已則矧惟紙硯筆墨之用切於人而不可闕者則又豈與博奕同日語哉歐陽公於此有雖多無厭之語朱夫子有蔡藻之贈虬卯之詠則其爲席上之珍又不但毛頴傳之所稱也清州上黨山士大夫多居其下韻人修士往往而出焉今其群弟子結爲要束從事於儒而以四者爲最關於

日用合謀同力顏具恒須俾不告缺盖將鋪張文事
振舉儒業朝夕游藝以究至理之所在信乎用其心
而有補於問學也不尠矣豈但與博弈相懸而已哉
規畫既成余嘉其意美其事而謹依諸君之請列書
其姓名而記之曰凡同約者二十人趙汝璧尚甫為
首李秀倫燮仲為末而趙汝彭李茂稷奔走拮据而
仍主出納者也遂名之曰四友契而因告之曰諸君
既與為友以相切磋而又此此四者其為友道可謂
善矣然但有其友而無其師可乎昔怡愉堂李公與
其昆仲仁叟孝友為鄉里儀表其遺風餘韻尚在於

人矣諸君幸相與師法則既友既師無徃而不善矣昔朱夫子極言學問之道於玉山諸生而卒舉其鄉之汪端明以為未嘗有自滿之色而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徃行為事而諸君視之丈人行高山景行願諸君留意焉愚之所望於上黨諸君者亦如是爾時崇禎丁未八月日忌律宋時烈書

送尹承旨冲舉序

友人尹冲舉卿 命猥臨畢使之後道語故舊如平日臨別咨嗟以為兩皆衰暮非復別離之時也既行一日還書以告曰願以一言見贈以寓警策之意此

朋友之義也頃余嘗誦晦翁歸樂堂記而深有味焉
其文有曰余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士
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之間老
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
不能忘情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
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
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
斯亦豈不難哉噫晦翁此語真可謂古今朝貴之通
戒也遂書此以塞其請冲擧以為如何盖余嘗應
寧考謬恩受任半載攀髯莫及而歸回思當日之所

為則其不悖於理者鮮矣今雖自放於田里之間未有其樂而徒有悔矣然後益知晦翁之不我欺矣故雖蒙冲舉將　命敦諭如此其至而終不敢妄動蓋深於懲毖之戒也今觀冲舉毛髮皤然有倦而懷歸之志矣則其歸而能樂之道益於朝著夙夜之時而勉之哉

洪忍齋遺集序　洪公名暹　戊申七月

忍齋洪公當　明宣隆盛之際以碩德元輔從容廊廟共享豐豫享大之福功名爵位始終無缺此則遇於時者然也自少種學不厭不倦黼黻王猷笙簧治

道而權衡乎一時之群英軒輊乎前古之詞宗此則勉於己者然也大夫人宋氏以議政之女為議政之命婦又食公之祿而享公之榮公之年至乞休之日每引百歲老母而為言其在庭闈華髮斑衣宛轉左右　聖上每分珍羞以榮其養一時歆艷感歎如是者蓋八年矣此則得於天者然也其遇於時勉於己者世不無其人矣至其得於天者至此則歷數前古孰有如公者哉玆蓋公之仁心孝德受天之報者如此矣然其享於身者已豐則遺於後者或廉今公子姓蕃衍又且多賢豈公之厚德其福祿將未艾也歟

大抵 國朝以来數名公巨卿者必以公為稱首則公之不朽於後者必不待詩文而惟詩文者亦公英華之發則亦何可泯沒耶今其曾孫錫君叙裒梓於散亡之餘編為三冊余嘗得以玩賞則其詩温厚和平不役於節族之標格而有自然之音響其文亦皆優餘典雅絕無聲牙險僻之意後之觀者亦足以想見其為人是則尤不可使無傳也君叙今者休官息游忍飢空山石室金先生嘗有朝評曰隱居求志非尋常人云爾 崇禎著雍涒灘孟秋日恩津宋時烈

蓬萊君文集序　戊申十一月

有宗英龜川君諱晬當宗社將覆之時竭忠論事流離遷適九死而不悔人比之劉向司諫子重今 上朝見諸諫官獲罪進言愈切被譴有加人比之唐介有以龜川爲父子重爲子而人比之於東平之賢者曰蓬萊君諱炯徹也公家籍冨厚之業不以事物經心惟經書文史是耽是好夸靡之習不近於身麁豪之談不出於口孝友行於家庭行義冠於璿譜見之者皆惜其出於宗班不得置於經綸之地論思之職然其承先啓後之實實有以補世道而扶國脉則其

與龍池鳳閣之士翺翺然夸毗而終不足為有無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公所著詩文甚多論者以為有作者標格既沒而諸子裒為二冊而鄭東溟斗卿以詩壇之上將畧加選擇揔若干卷今子重弟瑩子三問序於余余惟詩韻之高下清濁既有東溟之證評余何敢聲焉惟其忠孝行義萃於一家為國之耿光豈祖宗仁聖之德積於躬而流於後者愈久不沬而然歟子三嘗亦無言遜之戒人謂之病風喪心既而聖王賢相察其無他方將進用云時　崇禎著雍涒灘長至日恩津宋時烈序

禮部韻玉篇篆書序　己酉七月

晦庵朱先生嘗論法書而歎曰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先生之歎之之意則盖深且微矣而此一事不及古人亦豈非觀世變之一端也歟盖自蒼頡以來字體之變化誠有如子美所謂如浮雲者矣而大槩日趨於簡捷豈後世事文日繁則其以簡御煩之道自不得不爾耶然凡物忘其本則亂亂則亡此理之常也我　朝立法定制選擇文士之年少聰敏者使之隷習古書而課以殿最其意盖有在矣然亦姑以應文塞責而已故識其體者亦鮮矣今呂監司聖

齊希天故學士東江諱甬徵之胤子也東江公好古書䂓於三十六體無不精通真所謂篆家三昧也有儶人金振興者朝夕侍傍目覩心存公見其有聞樂竊抃之意作字時使執玄穎以審點畫之濃淡而修補焉則仍得頗窺其門戶遂大肆其力而以遊諸公間雖不敢直得其衣鉢而要之自成一家則不害為明德坊之詩娌也公歿後仍隨希天不去希天亦畜之如公時及按湖南俾寫禮部玉篇衆體具焉盖公真蹟之流傳者益稀而此其為淵源之一派則猶以可以徵其彷彿於萬一矣此希天之孝思於此一端

猶見其無所不用其極也愚於是仍竊有所感焉後世所用之書可謂簡矣然人心輕薄猶且胡亂欹斜黜點黠黠蹣則與古人所謂心畫者不翅相左矣況可耐煩理會於古篆之嚴密正莊者哉然則此一事不及古人者正坐本原有所不及而然也晦庵嘗與南軒論韓魏公王荊公之書以爲魏公胸中安靜故端嚴謹重而荊公則躁擾急迫故如大忙中寫書雖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噫微二先生則烏能密察於幾微之間如此哉夫二公以靜躁之異而其效終至於天下蒙其福而宗國受其禍非謂曰

書而有成敗之殊蓋成敗之端見於書者如此也嗚呼天下萬事誰有不由於本原之地者耶今此書之行其不以蔽密正莊而見棄則亦可以占風氣之醇漓觀人心之厚薄而此一事不患其終不及古人矣時

崇禎己酉孟秋日愚津宋時烈序

瞻慕堂遺稿序　己酉十一月

記曰入里必式聖人雖信十室之必有忠信而反以好學為難如有忠信之質而又能有志於學則入其里者將不止於式之而已而至道之難聞亦非聖人之所病也如此者蓋舉一世罕有焉況一室之内並

有其人乎余於恩津林氏每深歎美而亦歎盛際之
今不可及也盖我　明宣之世國家之隆熈極矣儒
賢輩出文行彬彬於斯時也林葛川諱薫與其弟瞻
慕堂諱芸並生一家其所以修於家者既足以化鄉
里而聞郡國又與退溪南冥二先生同居一道相與
往来講服而瞻慕公尤用力於易學朝廷聞其孝行
特命旌閭俄而復授以官雖黽俛從仕而其志不樂
也竟殁於下僚知舊咸惜其所藴之未施也夫人有
忠孝力行之實則以道為不足知而未嘗致意於學
問令公甘白之美足以受和采之絢而能與諸老先

生切磨探討其於俗學之外知有所用心處其所造淺深非後人之所可知而其志趣之可尚則亦非後人之所可及者也茲豈但一家氣數之所關亦可見當時之治化也公有文集二編藏于家今其嗣孫其與鄉縣章甫謀入梓以壽其傳竊惟公平日專以明經飭行為務而不屑於著述則其見於吟咏者未必真造作者堂奧然其自性情出来而有正無邪則自有不可誣者此則必有知者知之矣所可恨者公嘗自言吾於啓蒙有自得處將欲纂其要而未果使後人終未見之也蓋啓蒙之義其妙無窮玉齋註觧之

外亦豈無密徵之可論者歟程夫子尚且有嵌於箍
篇者也然以公之已可見者推之其所未見者其或
不相遠矣時　崇禎屠維作噩長至序

篆海心鏡序　庚戌正月

呂學士東江公諱甬徵以古書衆體游其藝實得篆
家三昧亂子湖伯公聖齊聿傳其箕裘有金生振興
者自幼侍側給筆研役竊識其運毫行墨之方及公
捐館仍從湖伯公不去遂窺其藩籬而用志不分蔚
然為專門之業夫自拔於寒微之地謝工商之簡緻
而自從士大夫游斯已難矣況不肯無所用心能涉

文藝之流而不還於異物斯可謂頡吐而芒擢者歟湖伯公以東江公之所嘗視也又惜其勤一生而遂至湮没將剞劂其所寫韵書以傳於世湖伯公真所謂愛其所親而小物不遺者也噫使生而生乎名門右族則其必筐篚藝苑而揭額碑碣者將填咽其門矣惜乎闟臬之阻閡也湖伯公要余題其卷首昔晦翁於曹忠蔡藻之流猶且裒揮其所執况此之進於曹蔡而能用曹蔡之所為者乎若其門户之偏正地步之闊狹既有淵源之所自則善觀者曰木而知其山可也時

崇禎上章閹茂正月日恩津宋時烈叙

送白上舍光瑞序　庚戌

不佞每讀休庵白先生追慕靜庵文正公語未嘗不潸然感涕也夫靜庵之道德學問固使有秋陽江漢之思矣然非知之真信之篤悅之深烏能如此哉況也世衰道微師弟之義尤廢曰師曰弟子云者其不見笑於人幸矣況望其鼓篋脩行傳道解惑如古人為哉此義既廢則何怪其三綱五常之不能盡其理也先生之玄孫上舍光瑞文玉少從尹美村吉甫學美村盖先生同門聽松成先生之外曽孫也其學宗有淵源蔚然為學子師宗矣文玉盖心悅而誠服將

沒身師法而有得也不幸以去年己酉夏美村奄棄
後學門弟子皆若喪父焉余嘗送柩於江上見其經
出而攀號者感動行路余固知其師生之義甚有異
於他門者矣今年冬余以變故杜門山中不與人接
文玉忽自湖南來訪語及師門其辭甚悲其容甚慼
深以不得卒業爲私慟余又知文玉之於師門又非
他人之比也其得先生之遺敎餘風乎因與追舊感
新復爲之潸然久而未已也既而文玉謂余曰吾師
亡矣頗得一言之敎而終身行之可乎余辭謝不敢
矣既而思之文玉之來請於余豈以余嘗從美村得

聞規箴之一二耶潘叔度可庵之意美矣而遺編可續之賚余不能作焉則此甚可愧者而如見元賓之意則自無其涯矣余烏得終無一言哉盖聞文正公一生用功多在近思錄一部而其用力尤在於慎其獨毋自欺之戒則文王於美村之門必已習聞而熟講之矣於此焉終身服膺而不失焉則其庶矣乎敢書以贈其行焉　崇禎紀元之上章閹茂小雪恩律宋時烈書

平陽朴氏族譜序　庚戌八月

古族姓書無所謂朴氏者獨我東以新羅王三姓其

一爲朴故其子孫散處皆爲大族平陽即其一也密
陽忠原其世代浸遠興替不常亦有降爲編户者獨
平陽之朴有名於世者以平城府完君元宗叅判公
諱彭年也平城廢昏翊　聖以啓已卯之文明則其
功大矣然亦豈如叅判公之文章節義震耀宇宙
祖先宗戚並被其光輝耶故平陽之朴其官位之隆
子孫之盛雖遜於他族而人之慕而尚之者反非他
族之所及矣叅判公罹丹書族夷其夫人亦拏孰而
全節幸有遺腹兒葆神護綿歷數世矣今則朝廷雖
不敢顯言崇報而子孫收在朝籍者已两世矣今金

山郡守棠古與宗人世振世輝等收拾纂輯以為世
譜而請序於余夫譜所以傳於世而徵於後者也今
平陽之朴既曰非他族之所及則所謂譜者亦不須
有矣而況於序乎皆曰雖然必序之遂書此以遺焉
崇禎上章閹茂仲秋日恩津宋時烈書

晴峯集序　癸丑三月

文藝之與性情相閼審矣然辭語之富麗節族之清
越則其所謂性情者雖或不純乎天理之正而反為
其籠罩掩盖者多矣於是乎謠哇混乎宮徵繁促間
乎黃簇真偽之辨不易而甚難矣故曾論曰有言者

不必有德朱子序諸賢之文必先序其為人其意可
知也已若近世晴峯沈公其所謂有德而有言者乎
其可謂當序其人而不須序其文者乎公以名家賢
子弟久蟄於昏濁之朝至　仁祖御世始闡大科飈
歷三司直言正色必以正事格君為心雖屢遭顛沛
而終不悔至於時事大變天地翻覆則嘗誦諸葛亮
之表張九成之策以勵　當宁及乎一種人朋比黨
援攻斥金清陰鄭桐溪二先生至請安置削黜而極
矣盖二先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大義其所樹立如
山岳日星則其攻之者其人與其言之邪正可知矣

其徒意公或從已議遣人探試公曰此将得罪於天下後世立謝客時其徒寔繁盤據要津公遂見擯斥四年之間屏處郊居嘯咏湖山飄然若遺世超塵正得澤雷六三之象也又公誠孝出天以其先考判書公抱寃泉下未得昭雪常血泣號天至於屬纊之際而曰吾不瞑目矣果視而不瞑嗚呼公之性情如此其正大純篤不獘於人欲之私則其所發一於正而無邪可保無疑矣況公自六七歲時出語已驚人弱冠詞賦出群先輩長者評其詩者有曰豪健濶大或曰群龍躍海萬馬騰空盖其天才如此而又本之則

性情之正也此豈可直以詞壇之流視之而可使堙
沒如風聲鳥音之過耳也公之諸亂裒稡其平生所
作付之剞劂而以壽其傳愚以為公文固不可不傳
而其文之所本者尤不可不傳也余幼時獲拜公於
恭陵齋舍至今猶記其容貌如玉雪其吟咏之聲若
金石清亮也余時未省事而猶知斂衽而敬服焉公
亦賜余以顏色問以方讀何書見做何文似若以余
為可教者然今受弁卷之托追憶當時則倐焉五十
年矣九原不可作而世道益下其詩文之佳美者猶
不可見况於性情之純正者耶遂撫卷太息而書之

如此公諱東龜字文徵晴峰其自號云時　崇禎昭陽赤奮若暮春日恳律宋時烈序

皇輿考實序　癸丑三月

吾儕生在偏邦不得遍觀天下常有坐井之歎今觀鄭君善叔所為皇輿考實歷歷如身往而目擊誠大快事也是書蓋以一統志為主而叅之以諸家規摸弘濶條貫嚴密蓋史家之羽翼也惜乎以如此幅員之大而　皇朝乃有甲申三月之變何也豈地廣大荒故稂莠蛇虺亦得以滋蔓卵育於其間而然歟自是以来輾轉推遷以至於今日則虞夏巡狩之國孔

朱講道之處皆非疇昔之舊而臭敗腥羶矣安得挽天河之水而一洗之也惟我東方僻在一隅故獨能為冠帶之國可謂周禮在魯矣使聖人而復起想必乘桴而東來矣然則其亦幸而吾儕生此偏邦也惟是疆域之分山河之界不可不辨此實窮理之端而晦翁生長中華猶於聞見之所不及嘆其所可疑者又當幾何况吾儕生此萬里外而揣摩想像於蠹魚之殘編能眠之筆端而可保其不差耶今以此書論其一端則禹貢之敷淺原晦翁以為即是南康之廬山而禹貢舊說則以為在江州之德安今此書不顧

傍人是非直從晦翁之說可見尊信之篤矣然其繪
事則尚以敷淺原與廬山各在一處相遠之地是猶
未免為舊說之所誤此則宜改以正之也又嘗見岐
陽石鼓有數家說以為其一得於人家乃足十鼓之
數而今此書以為失其一亦所當改者也夫禹貢山
川以大禹之親歷而其所記有如此之差互周王獵
鼓有韓蘇二子之記實而其存亡之數不同有如此
其他又何說又晦翁曰覩彭蠡閒地形然後始知禹
貢所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之文為衍
也而一正千古之謬則其所謂聞見不及之所可起

又當幾何者真可喟然而太息而其謂古經不可一字改易者似非不可易之至論也抑愚嘗以爲古今地圖皆詳於水而略於山故散漫破碎不可以爲綱條嘗欲依晦翁說繪出中國山勢直自代北寰武嵐憲乘高而下而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爲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而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西折以爲雷首次一支爲太行又次一支爲常山則其大綱小紀如指諸掌矣而顧以病昏而未暇也頃鄭君於卷首一圖總會天下處更依此修潤

令人易見如何抑嘗聞有道人有八牛山河堅似鐵之句吾儕幸得須臾無死得見濁河之復清願與鄭君度遵河歷齊趙以極雲南貴州而隨山脉泝水源然後按圖攷書盡正古今書籍之訛誤舛錯真大快事也只恐晦翁復生發大笑於屈左徒長年度歲之願也時　崇禎昭陽赤奮若季春日華陽洞主人書

閔台叟所編五倫詩序　　癸丑十二月

右亡友閔台叟所編也台叟嘗謂曰吾嘗以五倫之目各彔一詩以詠其事而間附以後人事言將使幼稚朝夕觀玩而諷誦焉予盍為我寫為一通乎余諾

而曰甚善甚善然未幾台叟下世而余亦因循未果寫也今年夏其亂子光才國卿纔免衰而來泣而言曰願有以繼述也余亟起書之曰何忍終負也仍念台叟編此之意以為人之大倫不過是五者而已苟或不明而斁焉則是人類而禽獸矣中國而夷狄矣然必以詩為主者豈非以諷詠抑揚之間其感人易以入而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如朱子之訓也耶昔我 孝宗大王臨筵讀詩愴涕於蓼莪之篇終不能成聲而止筵臣入侍者無不俯伏掩泣夫 大聖人情性之正固當如是而詩之為用亦豈他書之可比

哉既又惟念勸戒之言雖多不厭也夫小宛之篇不
異於棠棣且既並收蘊詩則朱子朋友跋何可不錄
也蓋此時此跋雖主於兄弟朋友而其理則該貫普
徧不但兄弟朋友之所當知也善學者將以修身以
齊其家不待他求而無不足矣茲以並錄于篇末焉
嗟嗟國卿于君哀未忘也凡此篇之訓不待勉而自
不能已矣然亦無以自私而徧以示於鄉黨州里也
是亦公天下以善之意也時　崇禎癸丑十二月日
友人宋時烈書而叙焉

金察訪赴任時詩卷序

友人金士正為南駉之督求送行詩為一帙要余文弁其首愚諾而未及而遽遭鴒原之慟未暇於筆研之役矣荏苒期月之間聞士正已謝歸是翻將送行之意而使作迎歸之語矣夫壯而行於世路而老而歸休者是人之大情而惟其血氣既衰而唯得是心故壯者或歸而老者尤不能歸眷戀遲回竟至於生行死歸者多矣今士正年齡雖老其精神筋力無異少年等輩而乃能翩然拂衣歸臥故山此當求之於古人中矣然我

老先生以夫子三戒為一生受用之要士正苟非有得於家庭則烏能如是哉第其所

已能者固奇矣而其所未能者尤不可不勉也盍相與戒朂而無怠乎

咸陽朴氏族譜序

咸陽朴㤳譜其先系以及諸派宗孼而問序於余余曰譜旣次其昭穆及其生歿官爵葬埋所在統緒離合又略記其事行序則在其中矣他人何必贅焉惟古人或於弁首之文寓勸戒而勵子孫者多矣歐陽與蘇氏之作其最著者也人皆誦而傳之亦不足疊床而架屋也無已則有一說焉此譜首記羅王恭居世起於漢五鳳元年而不言恭居世得姓爲朴之由

豈以恠誕不經而不言耶雅人莊士或羞稱之而權陽村近亦於東史深闢之闢之誠是也然氣化之說先儒論之甚詳雖不可謂真有此事亦不可謂真無此理也春秋有傳疑之法愚以為此當兩存之以竢窮玄極微之君子出而辨之似宜未知某以為如何

松江年譜序

甲寅正月

松江公事蹟有三書其一出於文元公金先生其一出於尼山尹氏家而市南俞公武仲枩訂焉其源盖從文簡公成先生來也其出於本家子孫者則只錄公生年月日及立朝以後朝報而已今取三家所記

去其重複删其支蔓合為一書名以年譜蓋承金文敬先生命也既成奉以質諸先生先生曰此直記事實而是非自見作者無罪而見者忌怒矣其後先生自述公行狀則一本於此書矣然其後魯西尹公吉甫更加删略盖嫌其太多而同春宋公明甫以為所删猶有未盡者余嘗是其言有意於再修而三君子者皆已不可復見則無所就正故因其舊以付本家子孫使之深藏以竢於百世之下云噫微我師門盛德孰冝入千古是非叢中耶　崇禎閼逢攝提格元日恩津宋時烈序

獨石黃公文集序　甲寅

獨石黃公赫自少以文翰名世其述作甚富而遺罹奇禍散失殆盡惜哉公芝川公諱廷彧之冢子芝川公為　宣廟朝名臣其文章以大家稱公克繩其武前徽不沫視唐之令狐父子未知其孰為高下也迂齋李相公諱厚源公娣子也積年收拾甚費心力然查鑛中零金只屢屢耳今公外孫柳興海時蕃曾宰江東刊為板本其一臠之味將不泯矣而興海寔公之揚平通也嗚呼公以如是人地黼黻王猷笙簧世道以大鳴國家之盛豈不如順風而呼耶獨其所自

喜者卓犖善謔不甚以禮法自繩其始也况論冗散
不得為世用末後所遭至今使人不忍言惟其罹禍
時不但士大夫一口寃訟至其僕隷之酷被謡刑者
無不失聲籲天至死卞白豈所謂能於天而不能於
人者耶公之事蹟略見於附録中最其辛卯士禍與
文簡公成先生諸賢同被誣罔逮癸亥反正復與之
同其昭雪公之屈伸即世道之汙隆也公於此豈不
大有光耶其述作之不全其傳何足為輕軒哉然迂
齋公用意之勤可為薄俗之勸而柳與海渭陽之思
亦可尚也公所祭尹姓其至姓高行擴其文可知即

與海外祖母云甲寅月日

月川會話錄序　甲寅八月

余以妄論大禮待罪于舞鳳之壽藏今月十八夕忽聞　聖候大漸戴星西奔行到江外　遺教已下矣越廿三日甲寅　嗣聖即位余於翌日將復歸舞鳳仍前待罪中路疾劇遂投廣州月川之村舍要與權友休揚仲連枕叙阻揚仲不在而其從姪權揆君度邀至其家則明窓淨几左右圖書而林壑邃美令人有爛柯之懷矣宿留三日村之章甫老少前後畢集而揚仲亦歸矣盖此地去京纔莽蒼之近故雖山谷

閑祉之人皆文献大家簪紳舊族也又京裡諸生曰
送余而至者亦十數人矣相與評山水說桑麻間以
商確古今頓忘羈旅愁寂之心也主人曰說自此泝
溪而上則泉石益奇可以列客流觴矣顧以悲哀方
劇未敢流憩于其間後日倘值幸會則康不買未償
之宿債矣苐未知其時群彥之至復如今日之盛否
時督郵金楚重郡守李晉府使鄭勔先後来尋而本
州尹李公世華再至款語慣聽南漢之形勝亦一快
事也諸人列書姓名而俾余叙其事時　崇禎閼逢
攝提格仲秋日

宋氏別譜序

故宋叅判國澤今我　慈聖殿下之外王考也　仁

廟朝屢謫官北關歸言我宋別派在北者頗有焉歲

崇禎乙卯春其十許輩名曰仲賢曰守文等聞余至

德源陸續来見與之坐而問之則盖亦有兩派焉其

一出自宋汝誨即叅議公高祖郡守諱汝霖及余五

代祖猷納汝諧之兄弟行也其一出自宋永永即叅

議公祖贈叅判諱華壽及余曽祖奉事諱龜壽之兄

弟行也然衰冗不振或微為編户或有籍於官隷者

矣其所自言先系者雖未能一一歴落然其為我宋

則無疑矣一日守文等以其先世所藏書札若干來
示乃故族祖副提學諱應洵及余叔父佐郎諱邦祚
之手筆也提學公辭意勤厚而佐郎公則稱謂尊重
想見當時敦睦之風而又可見其時則其裹微不至
如今日之甚也仍以行中刊行譜一通付之而自念
頃年余與同春公浚吉修刊族譜時雖嶺外宋希璟
希瀌别譜猶皆編入矣何故其時已聞叅議公言而
不徵於北人並為之收録耶數年以來未嘗不自憮
於心也今歲二月得見高山督郵宋侯最氏書則告
以仲賢等將録其源派補刻於原譜云而亦自為弁

文以俟之夫仲賢等不揆其賤微欲明其所自來斯其美矣而宋侯所以成人之美者又如此斯豈非君子之心乎宋侯望於常山而實叅判公之彌甥也故於此眷眷如是云

送李仁甫 秀仁 西歸序

韓山李仁甫頃年橫被嚴命雖未究竟而蒙恩觀聽則駭慓矣余嘗誦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之語以自歎也今年正月仁甫羸馬痛僕踰嶺渡江跋履霜雪訪余於海上欣然入門絶無風霜餘態一一舊時意象也余且愧且謝因念傷桃者必戒於李懲羹者多吹

於虀者此雖常情之所不免而若其忿恨滯乎意慮
利害交於計較斯實士君子之所恥也念昔吾與仁
甫遊從於深谷之中食淡忍寒所對者古人之書雖
不可謂淂力於斯而亦不可謂全不得力也故今歷
變覆險而旣不挫沮又無芥蔕而猶能篤於故舊其
視世之神出鬼沒頭改面換以求速化者相去遠矣
盖有先德怡愉公正直温和藹然有盛德故其子弟
宗黨頪有異於他族聖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者
有以也夫吾知他日仁甫雖見馳羅還容亦必逌然
而笑曰當時你豈有他心哉不過天威嚴重迷亂失

次云尒雖然欲求其進於此者則淨安寺前不相嗟
勞而洒然酬答者此實吾家大宗師乎非樂天知命
安土敦仁其能如是乎惟其能然者必有所以然也
吾儕盍相與勉之哉　崇禎強圉大荒落月日華陽
舊洞主

平陽朴氏族譜序　丁巳十月

余居在懷德每過叅判朴先生之遺墟未嘗不撫迹
興懷歲在丁亥往謁石室金先生於陶山仍窮探山
谷見朴公仲善及其子平城府院君元宗墓刻歎其
蟬聯勳業之盛也今見朴公先後士述所編譜牒盖

已上數公皆載錄其中又權陽村集中載叅贊議政府事諱可興夫人鄭氏墓誌而其子知申事錫命勲業並亦昭著大抵皆祖於高麗左丞英規而其本初實出於新羅王恭居世夫其來也杳茫故上世〻〻已失不見譜圖之例斷自可徵者其理勢然也此不獨平陽譜為然也然余觀人家譜族系者多矣其貴顯蕃茂者故不少而有如叅判先生者盖無幾矣 世祖大王朝先生罹丹書家覆然 世祖大王嘗教曰朴某萬世之忠臣此則又未必貴顯蕃茂者之所可易也況此譜能兼有之乎余以先生之鄉人而猶被

其餘微則其祖先宗族之榮耀又當如何也是知此譜源委因先生而益顯先生始末由此譜而愈詳此尤可尚也已凡譜于此者盖多聞人勝流而其在光州者甚夥又多好學有立豈將益大而未艾也耶竊惟程張夫子皆論明譜牒宗之義以為朝廷自尊而大有所益歐陽氏則又書其譜曰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為吏而以學立身此則非但朴氏而凡士夫之承先裕後保族宜家者皆所當知也今士述又將據鄭氏誌文尋其墓於陽陵吾知神感其孝誠必付翳叟而絕之於荒榛崩礴之間矣時

崇禎強圉大荒落陽月日恩津宋時烈序

送金子衡莘堅序　丁巳十二月

丁巳之夏告　廟之論忽發言者鬨然以為將不止於有罪人死而已至於原任大臣以為憂上書言之金君子衡余舊要也聞之驚且怕自海西徒行千五百里來抵蓬島之囚山蓋將收吾骨以歸也因相與講論朱子書疑義吾未知韓文公與區生說詩書仁義之日其意思與今日何如也既三月歲適抄矣將歸拜其親聊書年月以識其行然生於中路若聞時論復急則欲轉頭回來其意勤矣慶元年間頗有擬

面進取者使其死鬼有知則聞生之風必為之顏騂矣是歲抄月五日

韓氏奉先雜儀序　戊午二月

南原府伯韓侯聖輔字汝碩故忠靖相公之宗嗣文元公金先生之外曾孫也韓氏固大家世族而又承受於文元公家範則其儀式之備具淵原之端的非餘人之可比也間嘗編集祭儀一通猥以見示余受而卒業其於文公家禮雖或不一一依倣然其全體大綱則宗本於是矣而條目纖悉度數詳備可行於久遠也無疑矣朱先生嘗言祭祀之禮在上者先就

宗室世族家行之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夫夫行之夫微文碎節行禮者未必悉遵乎此而其名公之守愛敬之宗則準之於此者雖放諸東西南北之海而皆可準也夫忠靖公當宣廟文明之際其所以黼黻王猷笙簧禮樂者固無讓於趙宋之世則其行於家者又足為搢紳之模楷而文元公蔚然為一代儒宗其所以入以化於子孫出以教於徒弟者一出於考亭而泝溯乎閔洛故其所編訂如喪禮備要疑禮問解經書辨疑等書可以百世以俟而不惑矣今韓侯承其緒餘以為此編要使後承永守而勿失則將

見韓氏子孫受福於無窮矣而老先生之教亦將與之無窮矣韓侯俾余題其編首不敢辭而畧叙其源委如此云歲在　崇禎戊午二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清陰先生遺事序　己未二月

自古碑碣誌狀之外又有遺事盖碑碣誌狀提綱挈要以成其文則零星碎細之見遺者勢所然也孔子之道於删定繫作無所不具而又有論語家語則其言行之詳可謂無遺憾矣其鄉黨一編則又於其薑食酒脯絺綌狐麑等小節無不審視而詳記之盖聖人之道雖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其三千三百不入

於至小而無内則不得為聖人之全體矣降自漢唐
則名儒巨公不為不多而其言行之詳僅見於史氏
及碑誌者亦甚鹵莽矣至朱夫子序伊洛諸賢而始
有所謂遺事者以備其未備然後周程張邵之全體
得以躍如而人得以見之矣其於諸子亦皆用此例
不惟其人之全可見而其為書也亦全矣清陰先生
沒後自史氏以下記述纂錄備矣今嗣孫壽增延之
及大丞相壽興起之又各記其所親聞見者合為一
通然後凡先生一動一靜一言一默無復遺漏真所
謂畫出而宛然在目者也夫先生之大者則固如日

星而有目者皆覩之矣其零星碎細者非有賢子孫如延之兄弟則烏能免於堙沒哉先生嘗曰為人銘墓時嫵其繁絮刪去其嘉言善行心未嘗不為慊仄也夫在他人尚且如此則況於祖先如先生者耶延之兄弟可謂得其心以為宗孝者歟惟有一二條語及無狀者可謂泥沙穢珠者歟延之以余嘗忝在門人之列要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敢辭而因請刪去其一二條者延之庶幾其見諒也哉聞其季相公壽恒久之亦有所錄若合為一編則事益備而真為大全書矣己未二月十四日門人恩津宋時烈序

送許樂而瑩叔序　己未二月

陽川許樂而瑩叔艱関跋涉至於東海之蓬山相與講啓蒙書將歸求余贈言余曰贈人以言仁者之事也余何敢爲如不得已則勉強學問之外尚復何言然學問之道不得其要則終日從事而終於罔然而無得也自古聖賢之論此事者多矣而未有備於朱子甲寅行宮第二奏劄二君試歸而求之於此心有所得焉則不待他言而已思過半矣是說也愚嘗以進於　孝宗大王則　孝宗大王深有契於聖意稱善不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以至於巍巍蕩蕩蔚然

爲盛德至善之大聖此非高遠難行之事而亦非有
聖愚貴賤之殊也二君其勉之哉己未二月日

月城李氏家傳祭式序

李世龜壽翁修定其先人牧使公所編祭式而又添
附數條來示余盖其書主於文公家禮而補以諸家
之説又添之以東方先賢所著而亦有其先世所定
者雖不純於家禮而不妨爲李氏一家之書矣且其
儀章度數雖不免有些少損益而其報本反始尊祖
敬宗之大體則宗有所因而不敢變我東之尊信家
禮盖如此也又嘗見壽翁曾王考文忠公嘗輯四禮

訓蒙以遺子孫而尤拳拳於表祭愛敬之宗李氏尤
不患於大體之不立矣李氏諸子孫其勉之哉

東國名筆序

歐公嘗錄評(?)集碑而自病其好古之弊然又歎當時
士夫忽書不學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亦不知其甚貴
也令朗善公子集合吾東廿五人名筆鋟之貞石以
傳於世雖不免歐公之所病而亦以免其所歎也其
下小跋數十字自寫附刻焉公子平生以書自喜真
得晋人模法名雖廿五人名筆覧者則真得廿六焉
矣蓋其廿五人人不過數行故其跋若病其草草然

宋賢以柳公權所書不完者為尤佳蓋以少自貴者自古語也然非少之為貴也貴者自少是物之理也故歐公嘗把玩古書以為銷日之樂而曰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然則公子不惟得作書之妙亦得觀書之妙也按宋太宗購前賢真蹟而鏤板名以官帖每大臣登二府則賜一本太祖則欲以錢塞臣下眼孔然此一事太宗反復勝耶其官帖復擇其尤者為廿五帖今公子所刻其數偶同亦奇矣竊謂此帖倘經 乙覽則必以代廐馬皮幣以養廉恥也然 聖上方將以岐陽石鼓之銘策勵群臣豈敢以宋太宗

頒之也

送黃君烗烇兄弟序　辛酉六月

昔年拘囚海上只與魑魅相守有黃忝奉以相與西原韓子剛惠然来相訪留數日而歸自恨無韓文公筆力以報區生之勤也去歲蒙恩赦還因遣國哀去就蒼黃自今年春暮轉入黃溪深谷中疾病呻吟朝夕待盡知舊存歿終始迷茫忽有黃君兄弟連袂来訪致其尊公手書則歷叙當時逢别始末依然海上顔面也因知以當日一行得罪鄉評流落嶺東瑣尾為生余竊歎老子命薄帶累許多人至今如此也

既而二君奉示一角封紙乃　孝宗大王手札也驚起奉讀怳然復承　天表親聆玉音也悲隕摧咽不覺涕血之交頤也欲付小跋而歸之則二君曰吾儕賤微不敢久為藏留今此奉納意非偶然如蒙諒察則幸矣余收淚而謝曰豈以賤臣者是　聖祖簪履舊物故歟若是則余不敢辭將以為鼎湖之弓曲阜之履敬奉以殁吾世而亦以遺之萬子孫也且念

列聖御筆得之者例進于御前以干恩澤者滔滔也今二君嫌不冒相效其志亦可尚也於其歸遂叙其事以為別重光作噩季夏九月

閑居録序　辛酉六月

秋潭翁俞伯圭曩在數年前卜築永平山水間嘲傲雲烟余聞而歎曰安得脫此拘幽相從於爭流競秀之間而送此殘年也耶去歲幸蒙恩宥承召至京翁亦自山中出來相見則居然山野氣像也余益知居養之所移也如此旣爲綾州數月而投示其閑居録一冊古律詩雜文凡若干篇優游閑淡絶無譏刺怨懟之語而憂時愍俗之意時寓於其中信乎可以居亂世而不失古人忠厚之意矣即今　明良撫運朝著清明而翁又低佪湖邑爲吏爲隱而行且賦歸是

將始終於閑者矣苐惟古經垂訓不倚於一偏故既
曰隱居而必曰求志朱先生論釣臺詭激索隱之說
殊有抑揚意矣愚未知翁他無所用意而只役其心
於觀魚觀稼之間乎嘗以錄中所謂觀書齋及黃卷
爲友等語觀之則不可謂無所用意者矣抑余因此
而竊有所諗於翁者嘗觀晦翁先生大全集中有所
謂歸樂堂者今此錄中亦有此堂而曰無所沿襲乎
故豈翁黃卷中偶未有此書故耶先生之記曰老而
歸故而樂此士君子之所同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
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慼促自以爲不得其

所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斯言深切痛快可以警夫仕而歸歸而樂者矣翁雖不及見此而其意則想已有所默契者矣余觀翁胤氏顯叔有志於學試以此示之必不以愚言妄也　崇禎重光作噩季夏日華陽老叟書

雪窖酬唱集後序　辛酉

余於宋紀讀騁游輶軒諸集常為之擊節而歎賞也況於騁游則晦庵夫子發揮之又無餘遺曰未嘗不

噓唏流涕也今見沃川曺使君所示雪窖酬唱錄何其異世而同符也石室老先生拘在瀋舘夏山曺公與共雪窖處生在前談笑相看吐辭如金石迭唱如塤篪纔脫於口則爭相傳誦猶恐不及人或得之詫以爲榮此豈但文辭之好而已哉夏山公時年纔三十餘矣老先生易簀以 孝廟之三年夏山之歿在顯宗之十一年其後使君裒稡當時酬唱篇什編摩爲一冊而問序於余余曰凡在此集者華夷共見之矣雖十玄晏也焉能有所輕重哉獨以所感於心中者爲之說曰聘游輶軒諸公其寒苦有雪薪之飢其

奇偉有氷霜之凛而猶且厄於秦檜之閃姦抑塞困
頓其屈終至於不伸而沒此為千古志士之痛矣今
老先生則蒙被　仁祖大王之隆知殊遇雖有賊烓
等碁間而懋劳之意不替卒至於大拜至於　孝宗
大王則尊之以師傅之禮至令肩輿造陛又引夏山
公置之亞銓諫長之列而嘗賜疏批曰士大夫氣節
固當如是云爾則其視聘游諸公之不遇以死者不
翅天壤宜其戮力共貞克奮風猷以成　二聖之大
而顧其國勢委靡漸至削弱者反有同於宋室如使
晦翁而復生則其噓唏流涕必不下於當日此豈氣

斆之使然而難容人力者耶老先生後與夏山公復
戍朱陳之契是雪窖時所議云余是老先生門人而
夏山公是累世隔墻交契也故不敢辭使君之請而
為之說如此其曰雪窖者豈兼取蘓窖氊雪鞧山雪
薪而名之耶然老先生以海外陪臣而為　皇朝有
是則亦非漢宋諸公之可倫也百世之後必有軒輕
者矣然老先生之自道則安得不如是哉嗚呼夏山
亦可謂附青雲者歟獨恠夫丙丁被拘北去者想不
無張昭等死節者而於此集無所見豈當時拘囚牢
固内外隔絶有甚於騁游而然歟抑竊念晦翁南嶽

道中語有可以闡揚老先生意者蓋晦翁與二門人同行也凡山川林壑風烟景物無非詩者而旋又懲之而痛絕之故其所作至于二百餘篇而止曰蓋懼其流而生患也今此集亦止于三百十一篇此蓋老先生自訛筆之初與夏山所約者止此而已豈有感於晦翁之遺意耶抑亦竊附於吾夫子刪定之數耶千載之下必有能識之者矣時 崇禎重光作噩大雪後日恩津宋時烈書 此序繁而不殺者不但神思衰落亦由主於義而不主於文也覽者詳之

海峯集序 壬戌

海峯公可知者非一而知之者鮮矣或以官業或以
勛槩而其以詩知者尤淺矣余嘗爲公銘其墓常恨
識昧文拙不能形容其彷彿也公有文集三卷盖諸
子監司公兄弟所裒稡也余未嘗見也去年冬公曽
孫禹翊来示之余早聞公文主兩漢而詩専盛唐亟
受而繙閱至高山督郵時却妓數詩不覺歛衽而起
敬也自古文人詞客有能說到及此者乎雖爛如錦
繡富如河海若求其一言之幾乎道則未也公真可
謂百世師也昔周恭叔才高識明至娶雙瞽族女爲
妻伊川以爲顚末三十時做不得後来把得不定乃

於酒席有所屬意則伊川又責之以禽獸不若也胡澹菴請斬倫檜近十年竄謫不挫其氣節如何而顧乃溺心於黎渦甘受笙豆之辱而不辭晦翁梅館數詩森嚴若斧鉞此其陷溺之易斷制之難若是公能一刀兩段思大舜惟微之訓服孟子日更之說悟操存之妙法惧禮防之或踈夜氣請明夢寐真儒然究其所以用力之由則只以古聖賢書為嚴師也猶以為未也則又以盤水野大深自警焉其省察戒惧之功又密矣嗚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其切要豈有過於此者乎然則知公者其果盡知公乎其謂公文

漢而詩唐者雖曰近之而以吾所見則熟習晦翁之書而興起乎晦翁之官同安也題安隱壁云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夫晦翁初不使來而公則邊見其來此為不同耳安得大書梅館安隱諸詩而附公數篇於其後使年芳志弱者讀之而有所策礪耶時　崇禎摃艾閹茂之大簇日恩津宋時烈序